

麦尔维尔《白鲸》中的叙事节奏探讨

蒲薪如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摘要

本论文立足于叙事学视角, 以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经典之作《白鲸》为研究对象, 系统探讨了叙事节奏的生成机制及其对小说哲学主题的建构作用。论文通过对文本时空结构、叙事视角及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 揭示了《白鲸》如何通过叙事节奏的起伏波动, 将复杂的文学形式与深邃的哲学议题有机统一。本文综合运用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叙事时态理论, 同时, 结合国内外学者申丹、格非等对《白鲸》叙事艺术的研究成果, 构建了多维度的分析框架: 首先, 分析了叙事节奏的延缓机制, 探讨麦尔维尔如何利用叙述者伊什梅尔的知识性插叙、核心人物亚哈的心理压抑以及次要人物的理性制衡, 制造出“哲思性慢节奏”; 其次, 探讨了叙事节奏的加速路径, 揭示了亚哈、伊什梅尔等人物视角的临场化转变以及时空的压缩如何推动情节走向爆发; 最后, 阐述了快慢节奏交织循环的宏大影响, 论证这种张弛有度的律动如何深化了关于死亡本质、自由意志与命运抗争、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局限性等核心主题。本文突破了以往单纯的主题学分析, 将叙事节奏视为一个动态系统, 揭示了叙事节奏对死亡等主题的隐喻建构作用, 由此构成了麦尔维尔高超叙事技巧及《白鲸》独特的文学魅力与哲学张力。

关键词

《白鲸》, 赫尔曼·麦尔维尔, 叙事节奏, 减缓与加速

An Exploration of Narrative Rhythm in Melville's *Moby-Dick*

Xinru P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pril 27, 2026; accepted: June 5,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s Herman Melville's renowned work *Moby-Dick*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meticulously exploring the mechanics of narrative rhythm and its role in articulating the novel'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how *Moby-Dick* seamlessly integrates complex literary forms with significant philosophical themes by examining the text's spatiotemporal organiza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character psychology, particularly through variations in narrative rhythm. This paper develop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tilising Gérard Genette's theory of narrative tenses and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scholars like Shen Dan and Ge Fei about the narrative artistry of *Moby-Dick*. Initially, it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of narrative rhythm deceleration, analysing how Melville employs Ishmael's didactic digressions, Ahab's psychological repression, and the rational counterbalance of other characters to create a "philosophical slow rhythm". Subsequent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avenues of narrative acceleration, demonstrating how the shift towards immediacy in the viewpoints of characters like Ahab and Ishmael, along with the 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 propels the plot towards a climax. The study emphasises the profound importance of the intertwined and cycl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apid and slow rhythms, asserting that this rhythmic tension enhances critical themes such as the struggle for the meaning of death, free will, fate, and humanity's limitations in relation to nature. This study transcends previous thematic analyses by investigating narrative rhythm as a dynamic system. It elucidates the metaphorical role of narrative rhythm in the formulation of death theme, so characterising Melville's exceptional storytelling prowess and the distinctive literary allure and philosophical tension of *Moby-Dick*.

Keywords

Moby-Dick, Herman Melville, Narrative Rhythm, Deceleration and Accele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851年, 麦尔维尔的《白鲸》问世, 这部具有百科全书属性的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中单一的叙述模式, 广泛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叙事结构、主题及语言风格的探讨。虽然该小说的象征主义、哲学内涵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但随着叙事学的不断发展, 现代叙事技巧逐渐成为文学批评者眼中的热点话题, 《白鲸》的叙事艺术也渐渐被读者及批评家们所关注。就国内而言, 对于《白鲸》叙事艺术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主要有华蓉的《试析〈莫比·迪克〉的叙述结构》、杨金才的《文类、意识形态与麦尔维尔的叙事小说》等[1][2]。本论文旨在从叙事节奏视角出发, 探讨《白鲸》中的时间结构、叙事视角与人物心理如何共同塑造并影响叙事节奏, 以及叙事节奏的起伏如何更好地凸显小说的主题。

有关《白鲸》中时间结构与叙事节奏的研究, 已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展开分析。CARL F. STRAUCH (1969)在其著作中探讨了《白鲸》中的时间与叙述者伊什梅尔的关系[3]。Jerome McGann (1992)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利用时间的跳跃与“叙事片段”结构来打破传统时间线性, 使得故事的进程具有了流动性与断裂感, 这正是《白鲸》叙事节奏的核心之一[4]。

《白鲸》中的叙事视角也是影响节奏的重要因素。Wayne Booth (1983)在《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认为, 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使得故事节奏受到叙述者个体心理状态的影响[5]。在《白鲸》中, 伊什梅尔的叙事视角充满了反思性与哲学性的内省, 这种深沉的内心独白不仅影响节奏的推进, 还强化了命运无常、死亡无法逃避的主题。Michael Broek (2011)在《Ishmael as Evolving Character in Melville's Redburn, White-Jacket, Mardi, and Moby-Dick》中进一步分析了伊什梅尔叙事视角的节奏感知, 进而引发了故事中的时间停滞现象[6], 通过主、次要人物的视角转换, 有效地调节了主线叙事节奏, 使得故事的节奏不仅

局限于主要人物的心理轨迹，还体现出集体心理的波动。

节奏的延缓和加速并非单纯的叙事技巧，而是麦尔维尔用以表现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挣扎，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抗争、自然与人时的深刻反思，《白鲸》中节奏的变化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永恒对抗。节奏的减缓象征人物对命运的无奈接受，而节奏的加速则象征人物对抗命运、试图改变结局的奋力一搏。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白鲸》中的叙事节奏提供了多维的视角，尤其是在时间结构、叙事视角与人物心理对节奏的影响等方面。尽管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叙事节奏与主题之间的关系，但综合叙事节奏如何通过时间的变化、视角的交替以及人物心理的转变来推动小说主题的深度表现，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的领域。本论文将重点借助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的理论，通过分析《白鲸》中的时间结构、叙事视角和人物心理，进一步探讨叙事节奏在小说主题表现中的作用。

2. 叙事节奏的刻意放缓

在《白鲸》的绝大部分篇幅中，叙事节奏呈现出一种刻意的“延缓”状态。在小说表面的线性推进之下，暗藏着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麦尔维尔巧妙地通过拉伸时间的流速，构建了一种起伏跌宕的叙事节奏。这种叙事节奏的放缓，主要是通过叙述者的知识性插叙、核心人物的心理压抑以及次要人物的理性制衡等多重维度共同实现的。

《白鲸》中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发生了一种非线性错位。在传统的航海冒险小说中，故事的发生时间通常与叙述的推进时间保持高度一致，以维持情节的紧凑感。但在小说中，亚哈追逐白鲸的物理航程可以被视为线性的，但麦尔维尔通过大量植入知识性插叙、历史回顾与哲学沉思中断了这一线性进程[7]，使得无法一一对应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构成了一种“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干扰第一叙事，它只有向读者说明这件或那件‘前事’的补充功能”的“第二叙事”[8]，进而拉长了整个故事的叙事节奏。

这种“第二叙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人称叙述者伊什梅尔的特殊视角。正如申丹教授在探讨回顾性叙述时所指出的，文本中潜藏着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一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9]。作为主要的叙述者，伊什梅尔的身份具有特殊性与游移性。他不仅是故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也是整个文本的叙述者与架构师。他“既是叙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在某些场合(如叙述捕鲸史的过程中)甚至还是作者本人”[10]。这种身份的叠加为叙事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与便利性：“他既可以身临其境，介入故事，又可以作为一名旁观者评述事件展开议论和抒情；既可以频频出现，又可以突然遁迹”[10]。与此同时，申丹教授也认为，麦尔维尔“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作为全知叙述者的特权和伊什梅尔的有限视角混为一体了”[11]。

正是这种跨越了不同叙述层(Diegetic levels)的双重身份，赋予了伊什梅尔随意调控叙事节奏的特权。伊什梅尔对叙事节奏最显著的干预，体现为通过冗长的自我反思与细节凝视来制造“哲思性慢节奏”。作为回顾性叙述者，伊什梅尔拥有充分的文本空间来筛选细节。显而易见的是第三十二章“分门别类”。他让正在进行的海上航行“悬停”，转而对鲸鱼的分类学、捕鲸工具的构造、甚至是某一种自然现象进行深入的宗教与哲学剖析[7]。热奈特定义了四种基本的叙事运动：省略、概要、场景、停顿。而《白鲸》中通过大量的“描写停顿”(Pause descriptive)来阻滞时距。伊什梅尔对捕鲸工具和鲸鱼分类的详尽描述，实际上创造了“TR(叙事伪时间)=n, TH(故事时间)=0”的停顿效果[8]。这种停顿使“叙述段与虚构段之间的某种相等”被彻底打破，叙事节奏因此显得极为舒缓甚至停滞。然而，这种“慢”并非叙事的冗余，而是一种刻意的节奏延展。通过这种叙述选择，伊什梅尔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外部的捕鲸冒险，引向了对自然伟力、死亡哲学以及人类生存境遇的宏观反思，使得小说获得了史诗般的厚重感。他对过往事件的重组并非遵循时间顺序，而是依凭自身思想的成熟度与反思的深度进行切割。例如，在船队向北疾

驰的紧张进程中，叙事却常常停滞于对鲸鱼解剖学、捕鲸史或海洋生物分类的冗长探讨，在打破线性节奏的同时，赋予了文本丰富的知识性与广阔的象征层次。

除了叙述者的插叙，核心人物心理的变化也使得叙事节奏发生延宕。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

其一，是伊什梅尔基于细节引发的哲学思索。在事件推进的间隙，伊什梅尔常常跳脱出眼前的航海劳作，转向对浩渺海洋的凝视与道德伦理的审判。正如麦尔维尔笔下所言：“海是无底的，是无限的，每一片波浪都能让你联想到无限的时空” [7]。当叙事焦点从外部动作转向内部沉思时，故事时间仿佛陷入停滞，外部进程被有意搁置。这种节奏的放缓为读者提供了喘息与思考的间隙，将一场单纯的海上围猎升华为了对人类局限性、生死法则等命题的深刻探索。

其二，是“反复叙事”所引发的叙事延宕。如《桅顶》一章关于站岗的体验：“于是，在那些漫长而沉闷的下午……水手们总是这样……这种周而复始的工作……” [7]。伊什梅尔通过这种“1R/nH”（用一次叙述代替多次发生）的频率处理，消解了事件的突发性，营造出一种潮汐般缓慢的节奏。亚哈船长对白鲸的偏执追逐占据了她的全部意识，也构成了小说的“反复叙事” [8]。这种明确的目标的多次重复，导致了情节的停滞不前、压抑的停顿与偏执的反复推敲。心理层面的内耗极大地拉伸了时间感，让读者在漫长的等待中深刻体会到亚哈身上那种无休止的焦虑与宿命般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次要人物的视角介入进一步加重了节奏的沉重与放缓。大副斯塔巴克(Starbuck)代表了人类社会传统的理性、秩序与现实功利主义。他从世俗常理出发，认为为了报私仇而猎捕白鲸是“不划算” [7]的。在斯塔巴克的视角主导或介入的情节中，叙事节奏立刻褪去了狂热，变得沉重、严谨甚至略显滞滞。当斯塔巴克的理性视角与亚哈的非理性欲望发生正面碰撞时，叙事节奏并不会顺畅流淌，而是表现为一种高压下的僵持。这种由思想对立引发的节奏阻力，极大地丰富了情节的厚度，让灾难的降临显得更加步步惊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放缓整体叙述节奏的制衡作用。

3. 叙事节奏的显著加快

与漫长的节奏延缓形成强烈对照，《白鲸》中叙事节奏的加快主要源于人物内心的焦虑情绪、叙事视角的临场化转变以及时空结构的压缩。在麦尔维尔的笔下，节奏的加速不仅是情节走向高潮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物对抗命运、试图改变终局的奋力一搏的象征。

如前文提到，在《白鲸》中，作为事件亲历者的伊什梅尔与作为全知叙述者的伊什梅尔不断交替。尽管伊什梅尔擅长制造慢节奏，但他同时也是节奏加速的推动者。当情节进入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叙述者往往会通过剥离冗余细节，直接切入动作核心来加速节奏。节奏的加快不仅在于速度快，更在于速度的剧烈对比。由于叙事速度是由TR（叙事伪时间）与TH（故事时间）的关系决定的[8]。当叙事从“描写停顿”（ $TR = n, TH = 0$ ）或“概要”突然转入“场景”（Scène，通常由对话组成， $TR \approx TH$ ）时，读者的体感速度会因为信息密度的瞬间爆发而产生“加速”感。在《白鲸》的捕鲸高潮部分，伊什梅尔的身份瞬间从“冷静的旁观哲人”转变为“恐慌的在场参与者”。他的主观情感波动与事件的危险紧张性达到了高度的同步。在这些危机时刻，长篇大论的哲学反思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急促的短句与感官的正面冲击。第一人称视角在此刻展现出其特有的主观爆发力，瞬间拉近了心理距离，使叙事节奏陡然加速，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紧迫感与戏剧张力。

前文所述的慢节奏往往依赖“反复叙事”，而在第二章中，当白鲸莫比·迪克最终出现时，叙事转为紧迫的“单一叙事” [8]。每一个瞬间都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这种从“反复性”向“唯一性”的转变，在逻辑上强化了读者对决战时刻到来的体感速度。亚哈对白鲸莫比·迪克的复仇执念，随着航程的推进与挫折的累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病态的焦虑与狂怒。他深知自己的复仇行动既缺乏“皮科德号”船东的合法授权，又面临着船员哗变的高风险。这种身处孤立无援与道义困境中的焦虑，迫使他必须以最快的

速度、最坚硬的手段达成目标。他对复仇的迫切渴望，直接转化为叙事节奏的加速。

麦尔维尔通过亚哈的语言变化，将这种心理加速外化得淋漓尽致。在小说初期，亚哈的指令尚保留着常规的航海节奏；但随着复仇欲的膨胀，他的语言开始被压缩，演变成为一种短促、暴烈且不容置疑的祈使句。在第三十六章《后甲板上》，亚哈咆哮道：“我的孩子们，你们中间有哪个给我打到一头白脑袋、皱额头、歪下巴的鲸鱼……有哪个给我打到这一头鲸鱼，他就能得到这个一两的金币！[7]”这一章大量使用“场景”(Scène)。热奈特指出，场景通过对话实现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近似等值($TR \approx TH$) [8]，在读者的体感中，这种密集的交互比之前的知识性描述(停顿)要快得多。在外部结构上，麦尔维尔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压缩，以及突发事件的介入，实现了节奏的极速推进。热奈特认为“概要”(Sommaire)是“叙事组织的核心”，它通过“用几句话概括几天或几月”，将叙事重心迅速推向高潮。这种对时空的剧烈挤压，也是节奏显著加快的结构性标志。在进入最后三天的决战前，叙述者使用了大量的“概要”来跨越地理空间和常规航行。“在那以后的好几天里，除了微风和温和的海浪外，什么也没有。……我们穿过了爪哇海，绕过了……一直向北挺进” [7]。文本语言变得极为精简直接，充斥着短促的句式和高频的动作性动词。白鲸的疯狂反击、亚哈的绝望怒吼与船员的垂死挣扎在瞬间爆发。这种剔除了一切旁枝末节的极简白描，营造出一种极其迫切的时间紧缩感。

与此同时，这种叙述的加速也得益于“空间的压缩” [12]。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间理论认为，受限的空间能显著增强人物行动的局限性与紧迫感，进而加速叙事节奏。在最后的搏杀中，尽管背景是广阔无垠的大海，但叙事焦点被死死锚定在“皮科德号”及其周边的狭小水域中。广阔的自然空间在叙事上被处理为一种“紧闭”的绝境。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被局限在这座孤岛般的甲板上，时空的高度凝缩让冲突的尖锐度在瞬间达到顶峰，赋予了结局无与伦比的情感张力与戏剧爆发力。

4. 节奏快慢交织循环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白鲸》的叙事节奏并非是单一的“慢”或“快”，而是在突发事件的介入下，形成了一种具有呼吸感的交替与循环。“(像这样循环往复的)章节，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绝大部分[8]。”——“反复叙事”时节奏显得舒缓而平和；而突发事件能够瞬间打破既有的叙事流向，引发节奏的剧变。麦尔维尔循循善诱，当白鲸猝不及防地闯入视野时，原本舒缓的节奏被瞬间斩断，叙事立刻切入没有间隙的加速。而这种转折的震撼力，恰恰建立在前期漫长而缓慢的“准备”过程之上，情节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层次感。麦尔维尔通过设定这种快慢交替的结构，精准地控制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这种节奏上的张弛循环，不仅贴合了人类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时从盲目试探到惊惧毁灭的心理演变过程，更在客观上深化了小说关于死亡、命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探讨。

叙事节奏的快慢交替，首先直接服务于小说对“死亡”这一核心主题的全面展示。在小说的叙述中，死亡不仅体现为肉体的消亡，也体现为一种需要被反复审视的哲学主题。叙事节奏的减缓与加速，恰好分别对应了死亡的这两种属性。

一方面，当叙事节奏被刻意放缓时，小说为探讨死亡的哲学意义提供了充足的文本空间。在这些部分，叙述者跳脱出眼前的航海劳作，转向对生死法则等宏大命题的深刻思索：“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沉下去了。大鸟尖叫着在打旋的水面上飞过……接着，这巨大的遮盖物又重新盖上了，就像五千年前那样，大海依然在平稳地波动着” [7]。这种延缓使得死亡不再仅仅是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威胁，而是转化为人物内心的疑虑与反思。通过大段的心理独白与细节描写，缓慢的节奏迫使读者停下来思考生命终结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叙事节奏的加速则直接展示了死亡在物理层面上的逼近。亚哈船长对白鲸的偏执追逐，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当他不断通过强硬手段和急促的指令推进复仇计划时，叙事节奏呈现出疯狂的加速状态。在小说高潮部分，时间与空间被双重压缩，剔除了一切旁枝末节的极简白描营造出

极其迫切的时间紧缩感。而与次要人物斯塔巴克的沉重理性形成互补的，是魁魁格(Queequeg)、斯塔布(Stubb)、塔斯蒂哥(Tashtego)等底层水手所带来的生活化视角：“斯塔布是个随和的人……他总是叼着烟斗。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通过抽一斗烟来解决的”[7]。他们对待海洋与死亡的态度中，夹杂着野性的生命力、带有仪式感的粗犷以及近乎盲目的乐观。在这些角色活跃的篇幅中，如魁魁格与伊什梅尔的温馨互动，或是水手们处理鲸脂时的劳动号子，紧张的叙事弓弦都被暂时松开，节奏变得轻快、随性且富有幽默感。这种松弛的节奏不仅为沉重的悲剧主线提供了必要的呼吸空间，也构成了对亚哈偏执世界观的一种反讽式的解构。这种极速推进的节奏，清晰地预示了死亡的不可避免。通过慢节奏的哲学铺垫与快节奏的物理爆发相交织，《白鲸》完整地呈现了死亡的复杂性。

《白鲸》中另一重要的主题是人类自由意志与命运之间的对抗。节奏的减缓象征人物对命运的妥协与接受，而节奏的加速则象征人物对抗命运、试图改变终局的奋力一搏。这种快慢交织的循环，完整地记录了人类在这种悬殊对抗中的行为逻辑与最终结局。

在叙事节奏放缓的段落中，文本主要展示命运的压迫感以及人类力量的局限性。船长亚哈在面对最终对决前，内心深处潜藏着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心理压抑引发了叙事学上的“时间延迟”现象[13]。他在行动上的迟疑和犹豫，不仅拖慢了叙事的步伐，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残酷命运时本能的退缩。同时，其他人物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也都在缓慢的叙事中被详细铺陈。与此相对，节奏的加速则是人类试图以自由意志突破命运限制的具体表现。亚哈拒绝顺从既定的安排，他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一切之上。他语言上的急促变化和行动上的极速推进，是其试图掌控局势、与命运抗争的直接反映。然而，无论他在快节奏的段落中展现出多大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加速最终都会在遭遇自然伟力时被迫终止。

《白鲸》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广阔的海洋上，这一空间环境直接影响了叙事节奏的形态，并进一步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节奏的拉伸与压缩，也是人类在自然空间中生存状态的直接反映。当小说描绘浩渺无垠的海洋时，叙事焦点从外部动作转向内部沉思，故事时间仿佛陷入停滞。这种叙事节奏的延缓，对应了海洋环境的广袤与缺乏边界感。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中，人类的航行显得毫无进展，个体的存在感被大幅度削弱。在宏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常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常规的衡量标准。相反，当人与自然发生直接冲突(如捕鲸行动)时，广阔的自然空间在叙事上被处理为一种“紧闭”的绝境。此时，叙事被固定在狭小的甲板或周边的水域，时空高度凝缩，冲突的尖锐度在瞬间达到顶峰。这种节奏的加速，展示的是人类在局部环境中与自然抗争的激烈程度。但这种快速的冲突只是暂时的，它总是被随后漫长的海洋航行所包围和吞噬。通过快慢节奏在空间上的对比与交织，小说客观地指出了人类虽然具备在局部改变节奏的能力，但在整体的自然空间中，依然处于被动和受限的地位[14]。

总之，在这种“慢速铺垫-突发转折-极速推进-再度放缓”的循环交替中，读者的心理预期与注意力被麦尔维尔精准地操控。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不仅贴合了海洋波浪般的自然律动，也完美契合了人类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时，从盲目试探到惊惧毁灭的心理演变过程。

麦尔维尔极其高明地在这些不同的角色心态之间进行视角的频繁切换，从而创造出一种如同海洋潮汐般的叙事呼吸感。在无风的平静海面上，视角往往属于伊什梅尔，文本在冗长的哲学沉思中随波逐流，节奏缓慢而深邃；当视角聚焦于斯塔巴克时，文本充满了警惕的张力与沉重的现实考量；而一旦警报拉响，亚哈的视角夺取了控制权，复仇欲望燃烧，情节极速推进。这种不同视角的交替与倾轧，不仅使每一位角色的灵魂底色得以立体呈现，更让《白鲸》的叙事节奏在“极静”与“极动”、“哲思”与“狂乱”之间往复激荡，最终汇聚成一部复杂而宏伟的文学篇章。

5. 结论

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主题学视域，创新性地将以文本的叙事节奏作为核心切入点，深度剖析了赫

尔曼·麦尔维尔《白鲸》中形式结构与哲学内核的交融关系。研究论证了《白鲸》的叙事节奏绝非简单而机械的物理时间推进，而是由叙事视角的游移交替、核心人物的内部心理畸变以及时空结构的多维伸缩共同驱动的动态系统。麦尔维尔精妙地通过伊什梅尔的跨层哲思与亚哈的深层心理压抑实现了叙事时间的刻意延宕，同时又借由亚哈病态的复仇狂飙与时空的极限浓缩完成了高潮情节的迅速推进。本文的学术创新价值在于，不仅系统解构了节奏“减缓”与“加速”的内部生成机制，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具有潮汐般呼吸感的快慢交织循环对小说宏大主题的建构意义。不仅全景式地展现了死亡在物理逼近与哲学沉思中的双重属性，展现出了人类自由意志与命运之间极度悬殊的终极博弈，同时也精准映射出个体在浩渺无垠的自然伟力面前的局限性。综上所述，本研究证明了麦尔维尔对叙事节奏的重塑是其构建《白鲸》哲学张力的重要维度之一，这为重新审视和理解该经典的叙事艺术及其存在主义沉思提供了更为立体和深入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1] 华蓉. 试析《莫比·迪克》的叙述结构[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0(5): 112-117.
- [2] 杨金才. 文类、意识形态与麦尔维尔的叙事小说[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1): 104-111.
- [3] Strauch, C.F. (1969) Ishmael: Time and Personality in 'Moby-Dick'. *Studies in the Novel*, 1, 468-483.
- [4] McGann, J. (1992) Rethinking Romanticism. *ELH*, 59, 735-754. <https://doi.org/10.2307/2873450>
- [5] Booth, W.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 Broek, M. (2011) Ishmael as Evolving Character in Melville's Redburn, White-Jacket, Mardi, and Moby-Dick. *Literature Compass*, 8, 514-525. <https://doi.org/10.1111/j.1741-4113.2011.00821.x>
- [7] 赫尔曼·麦尔维尔. 白鲸[M]. 成时,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8]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60-176.
- [9] 申丹. 英美小说叙述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1.
- [10] 格非. 小说叙述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159.
- [11]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33.
- [12] 肖辑. 反抗的悖论——对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的再解读[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7(3): 200-201.
- [13] Hayes, K.J. (1984)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Greenwood Press, 45 p.
- [14] Jung, C.G. (1966) *The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Pantheon Books, 88-99.